

集中於家庭制度的批判，似乎想藉由批判儒家思維演變出的家庭觀念（如孝道、長幼有序、男尊女卑、一夫多妻等觀念），來徹底崩解中國社會制度中的一元體制（儒家制度），從而藉此達到多元體系的社會。而對這部分的批判，似乎又更較《新青年》要來的明確且具體。

最後，從他們對於文學革命的相關言論中，可看出新潮社也希望透過文學革命，來挑戰傳統文學在文學場域中主流地位。並希望藉由這種方式，使代表一般大眾的白話文學，取得和傳統文學分庭抗禮的機會。為此，他們就藉由找尋使大環境風氣能確實改革的方法，塑造出有利於文學革命的環境。

而新潮社對政治、社會、和文學革命這三議題的探討，主要都在強調一種多元易一元的做法。而綜合他們所提的這種正確方式來看，此種方式，實乃體現了該社的核心關懷，就是為了當中所反映出的民主精神。

「五四」前新潮社的核心關懷（二）：科學

在「五四」前新潮社社員的各種言論裡，筆者以為，另一個他們想藉這些言論宣揚的核心價值就是科學精神。有關科學精神的呈現，率先提出這個觀念的人士，是發起新文化運動的《新青年》編輯群，胡適更是當中的代表。胡適引進了西方實驗主義（experimentalism）等方法論，試圖藉此建立起一套能讓中國邁入現代化，且是放諸四海皆準的科學精神和標準。⁰¹新潮社的社員，對於新文化運動裡所具備的科學精神內涵更是重視。他們為種下更多利於科學風氣在中國普及的「種子」，甚至花了比批判傳統還多的時間，廣尋所有西方與科學有關的理論。因而讓新文化運動提倡者前輩的魯迅，還不免抱怨了這

01 這裡引了余英時先生的論點。余英時認為胡適在新文化運動時期所提的方法論，就是為了想化約科學概念，便於當時人們接受，藉以使科學精神變的更有說服力和吸引力。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臺北：聯經出版社，1984年），頁49-54。

的前途》，《思想與人物》（臺北：聯經出版社，1983年），頁190-195。

些年輕人，認為該社的做法，路線上有些背離了《新青年》編輯群認定的新文化運動主旨：對多數民眾、現實社會的關懷。⁰²

但筆者推測，這就是新潮社和《新青年》編輯群，於新文化運動的理念上最大的分野。個人認為，在當時新文化運動中所帶有的「破」和「立」兩種精神面向上，⁰³ 新潮社更關心的重點是在於如何建造一個新的體系，因此他們才會把花較多的心力，去找尋適合中國的科學理論。而《新青年》雖有像胡適這類的人，試圖引進西方或日本的思潮，來達到落實科學精神的目的。可是，他們更大的重心是擺在如何打破傳統制度上。不過，雖新潮社和《新青年》的側重點不同，但他們的作為，都有助新文化運動的本質能形成緊密且完整的內涵。

而本章重點，即是探討「五四」前的新潮社，其另一核心關懷——科學。並透過下面所整理的幾個面向，將他們想表達的科學精神，作一清楚的介紹。

02 魯迅稱「《新潮》每本裡面有一兩本純粹科學文，也是好的。但我的意見，以為不要太多；而且我認為無論如何，總要對於中國的老病刺他幾針」，其實有規勸新潮社，應像《新青年》把焦點走向對現實中國問題批判的路線。魯迅，〈對於《新潮》一部分之意見〉，《新潮》1卷5號（臺北：東方文化書局，1972年再版景印本），1919年5月，頁944-945。

03 筆者在此引用王汎森的論點，王汎森認為新文化運動本身帶有「破」或「立」兩種精神。見王汎森，〈思潮與社會條件——新文化運動中的兩個例子〉，《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社，2003年），頁241。

第一節 科學精神與學術研究

在新潮社成立之初，就先清楚聲明學術議題的研究與討論，會是該社的核心理念之一。⁰⁴ 而〈新潮發刊旨趣書〉上，更言「喚起國人對於本國學術之自覺心」、「鼓動學術上之興趣」等理念是該雜誌內容主軸。⁰⁵ 因此，《新潮》雜誌收錄了很多與學術議題有關的文章。

若就純粹學術研究的部分來論，「五四」以前，《新潮》雜誌上刊登出的學術文章，大致可分作兩種形式：一是介紹各式學術思想，二是針對各學術思想裡的某些意涵做深度探討。而這類純學術議題，有些是社員個人對於該門學術的見解，有些則是翻譯作品。範圍則涵蓋哲學、宗教學、法律、經濟、數學乃至物理等部份，橫跨領域很廣，且不是只限於西方的學說。藉由學術議題的探討，更有助於我們瞭解這些新潮社社員（至少在五四以前），是以何種思想依歸為動力，去推動他們理想中的新文化運動。

又這些新潮社的社員，在討論各種學術時，多透過翻譯國外學者的作品，或靠自己寫專文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想法。然而，學術介紹與討論的層面是非常艱澀的，很難想像當時仍多

04 〈新潮雜誌社啟事〉，《北京大學日刊》，1918年12月3日，第2版，【本校佈告】。

05 傅斯年，〈新潮發刊旨趣書〉，1919年1月，頁1。

為大學生的新潮社社員，居然在學術研究的領域上有如此水準，甚至不亞於當時是他們師長輩的《新青年》作者群。為此，筆者把《新潮》雜誌在「五四」前所載各文章，其中內容以學術研究為主體的文章製成表（見表 5-1），以便看出《新潮》雜誌中，所討論學術範圍的大致輪廓。並就新潮社對各學術議題的探討，其中符合科學精神者加以介紹。

表 5-1：「五四」前《新潮》雜誌所刊出的純學術研究文章

作者	篇名	期數	文章所談的相關學術	備註
譚鳴謙 (平山)	哲學對於科學宗教之關係論	1 卷 1 號	科學（物理學與化學）、神學、哲學	轉載自他本人 1918.4.27-5.18 於《北京大學日刊》上所發表的文章
徐彥之 (子俊)	邏輯者哲學之精	1 卷 1 號	邏輯學、哲學	翻譯作品
傅斯年 (孟真)	英耶方絲之科學原理	1 卷 1 號	邏輯學、哲學	
譚鳴謙 (平山)	法理與倫理之本質區分論	1 卷 2 號	法學、倫理學	
張崧年 (申府)	礫廠掇拾——哲學數學關係史論引	1 卷 2 號	數學、哲學、邏輯學	翻譯作品
徐彥之 (子俊)	邏輯漫談 (譯 Jerusalem 哲學概論之一章)	1 卷 2 號	邏輯學、心理學、哲學	翻譯作品
傅斯年 (孟真)	中國文學史之分期研究	1 卷 2 號	文學、歷史學	
吳康 (敬軒)	行為概論	1 卷 2 號	社會學	
康白情 (洪章)	難『思想律』	1 卷 3 號	哲學、邏輯學、佛學	

作者	篇名	期數	文章所談的相關學術	備註
劉秉麟 (南陔)	經濟學上之新學說	1 卷 3 號	經濟學	
陳家謫 (杭甫)	因明淺說	1 卷 3 號	佛學	
傅斯年 (孟真)	失勒博士的形式邏輯	1 卷 3 號	邏輯學	
汪敬熙 (緝齋)	什麼是思想？	1 卷 4 號	社會學、心理學	
劉秉麟 (南陔)	分配問題	1 卷 4 號	經濟學	
張崧年 (申府)	礫廠掇拾——數之哲理	1 卷 4 號	數學、哲學	
徐彥之 (子俊)	哲學問題	1 卷 4 號	哲學	翻譯作品
傅斯年 (孟真)	對於中國今日談哲學者之感念	1 卷 5 號	哲學、科學	
毛準 (子水)	國故與科學的精神	1 卷 5 號	科學	
江紹原	最近代基督教義	1 卷 5 號	神學	

資料來源：《新潮》1 卷 1 號—1 卷 5 號，1919 年 1 月—1919 年 5 月

一、藉由哲學討論來呈現科學精神

新潮社在各項學術議題的討論中，是以跟哲學相關的討論為最。他們對於「哲學」的定義，除了純哲學之外，還包括了近代西方從哲學衍生出來的相關學科。在「五四」以前，《新潮》雜誌共出了 5 號。扣除新潮社社員與讀者間的通信文章，

凡內容涉及探討學術思想、學術研究、學術評論或是引用學術的文章共有 27 篇（見表 5-2）。其中，有關哲學的文章就佔有一半以上的 15 篇。不論是西方傳統哲學理論，或是從中發展出來的心理學、邏輯學等新概念，這些與哲學相關的思想體系都是新潮社談論學術議題時的主軸。之所以哲學在學術議題中如此被重視，舒衡哲（Vera Schwarcz）的看法，似乎提供了一個較合理的解釋。

舒衡哲認為，當時這個以學生為主的社團，是把闡明新概念作為首要目標。所以，透過探討這些具有抽象意涵的哲學概念，他們能在新文化運動中，在表述「新」這個概念時的依歸。⁰⁶而「新」的概念，要如何藉由哲學研究與科學精神接軌，筆者認為他們透過以下兩種表達方式來呈現。

（一）哲學研究與進化論的結合

承前文所提，筆者認為新潮社對於哲學這門學術的討論重點，焦點放在引進或介紹哲學觀念上，並把這當作是他們推行新文化運動時的依歸。所以，他們在談論哲學問題時，常常會引用哲學中的概念，與現實生活中的實例結合，從而反映出其中的科學精神。那麼，什麼科學精神，是他們想透過哲學表達的呢？筆者認為其一，是當時已行之有年的進化論思維。

06 舒衡哲（Vera Schwarcz）著，劉京建譯，《中國啟蒙運動：知識份子與五四遺產》，頁 68-71。

進化論的觀點，從清末以來便一直是中國輿論界最常引用的西方思潮之一。主因即在於：進化論的論點，符合了科學的定律。⁰⁷在新文化運動期間，如胡適等的《新青年》的編輯群，也曾借用進化論的論述模式，來加強自己的立場正確性。⁰⁸新潮社的社員自然也不例外。在此，筆者用陳嘉謨的論述作為範例。

陳家謨在 1919 年《新潮》創刊號中發表了〈『新』〉這篇文章，在文章中他先引幾個例子來說明「新」之意有正反兩種極端的解釋，端看這個「新」是與什麼心態跟立場有關。他說：

表 5-2：「五四」前《新潮》雜誌上涉及學術的文章

作者	篇名	內容所涉及的學術	期號	內文談學術時的重心
傅斯年	人生問題發端	哲學	1 卷 1 號	引用學術
陳家謨	『新』	哲學、心理學、邏輯學	1 卷 1 號	探討學術思想

07 在此筆者引用羅志田先生的觀點。羅志田認為，清末進化論觀念的輸入，加上甲午戰爭的失利，使得進化論很容易的被簡化成「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公式，而這個公式與時局結合，讓許多中國士人都認為這是必然的定律。羅志田，〈從西學為用到中學不能為體：西潮與近代中國思想演變再思〉，《民族主義與近代中國思想》（臺北：東大圖書，1998 年），頁 106。

08 像胡適就曾一再說他引進的實驗主義，是承接了達爾文的進化觀念而來，這可參看余英時的介紹。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頁 47。

作者	篇名	內容所涉及的學術	期號	內文談學術時的重心
譚鳴謙	哲學對於科學宗教之關係論	物理學、化學、宗教學、哲學	1卷1號	探討學術思想
徐彥之	邏輯者哲學之精	邏輯學、哲學	1卷1號	介紹學術
傅斯年	萬惡之原	哲學	1卷1號	引用學術
傅斯年	英耶芳絲之科學原理	哲學、邏輯學	1卷1號	介紹學術
蔡元培	大戰與哲學	哲學、歷史學	1卷1號	引用學術
康白情	論中國之民族氣質	生物學、地理學、統計學、民族學	1卷2號	引用學術
譚鳴謙	法理與倫理之本質區分論	法學、倫理學	1卷2號	探討學術思想
張崧年	礫廠掇拾——哲學數學關係史論引	哲學、數學	1卷2號	學術內容研究
徐彥之	邏輯漫談（譯Jerusalem哲學概論之一章）	哲學、邏輯學	1卷2號	介紹學術
傅斯年	中國文學史分期之研究	文學、歷史學	1卷2號	學術內容研究
吳康	吾人今日道德之根本問題	數學	1卷2號	引用學術
吳康	行為概論（譯斯賓塞文）	生物學、社會學	1卷2號	介紹學術
康白情	難『思想律』	哲學、邏輯學、佛學	1卷3號	探討學術思想
劉秉麟	經濟學上之新學說	經濟學	1卷3號	介紹學術

作者	篇名	內容所涉及的學術	期號	內文談學術時的重心
陳家謨	因明淺說	佛學、哲學	1卷3號	學術內容研究
傅斯年	失勒的形式邏輯	邏輯學、哲學	1卷3號	介紹學術
汪敬熙	什麼是思想？	社會學、心理學	1卷4號	探討學術思想
劉秉麟	分配問題	經濟學	1卷4號	介紹學術
張崧年	礫廠掇拾——數之哲理	數學、哲學	1卷4號	探討學術思想
何思源	思想之真意	哲學、社會學、生物學	1卷4號	引用學術
徐彥之翻譯	哲學問題	哲學	1卷4號	介紹學術
傅斯年	對於中國今日談哲學者之感念	哲學、心理學、生物學、社會學	1卷5號	引用學術
毛子水	國故和科學的精神	科學	1卷5號	引用學術
江紹原	最近代基督教義	神學	1卷5號	介紹學術
赫克爾著、吳康譯	真理（宇宙之謎第一章）	哲學、心理學	1卷5號	介紹學術
共 27 篇				

資料來源：《新潮》1卷1號—1卷5號，1919年1月—1919年5月。

最可喜的是這個『新』；最可怕的也是這個『新』。最可樂的是這個『新』；最可悲的也是這個『新』。『新思想』、『新智識』、『新學問』、『新道德』……，這類的新，豈不是很可喜的嗎？去年東三省流行的『新傳染病』，前年和日本人訂

的『中日新約』，這類的新，豈不是很可怕的嗎？科舉時代的『新貴』，結婚時節的『新人』，這類的新，豈不是很可樂的嗎？遺老眼見的『新朝廷』，喪家供著的『新靈牌』，這類的新，豈不是很可悲的嗎？⁰⁹

陳嘉謨對於「新」，抱持著憂喜參半的看法。因此，他認為如果不先把「新」的概念闡釋清楚，那麼《新潮》雜誌內容所提倡的各種理念就毫無說服力可言。¹⁰為此，他在內文裡杜撰出三名分別研究邏輯學、心理學和純哲學的學者，藉由他們之口將「新」一辭給了不同的詮釋，並以這三種學術在研究事物時的切入角度，來進一步闡述新舊兩觀念之間的不同。首先，他認為邏輯學看事物的重點在於「思辯」，透過還原事物發生先後順序，來探討一件事情的本質，從而做出最終判斷。並先將「思辯」一辭，下了以下的定義：

『思辯』必要經過那『較量性質』，『闡明關係』兩層的手續。假使一件一件的東西，都『孤立無偶』的存在有甚麼性質可較呢？有甚麼關係可言呢？沒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事物放

在心中，絕不能夠成那『思辯的作用』。我們有了那『思辯的作用』，便可以聯絡兩個『概念』，成就一個『判斷』了。¹¹

透過自己對於邏輯學裡「思辯」研究方式的瞭解，然後藉由此種思辯的方式去比較新與舊兩個概念，陳家謨得出「在前的叫做『舊』，在後的叫做『新』」這個結果，並加以導出「『舊』是因，『新』是果」、「『舊』是眾數，『新』是單數」、「『舊』雙對，『新』是絕對」、「『舊』是做成材料的『傢夥』，『新』是追求無己的『目的』」、「『新』『舊』是個矛盾的對待」、「『新』『舊』之間不存在『不新不舊』」這六個論斷。¹²

而用心理學的研究角度來看待「新」一辭，陳家謨則認為研究方式必須從「意識」入手。不過，他認為意識的型態有很多，但有個型態可以稱為定理，稱做「意識變遷不息」。¹³他形容「『意識』這東西同流水一般，故此叫做『意識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¹⁴，來說明「意識」是會持續的變化，而「外面的狀況不同，裡頭的腦髓變換，故此內外兩邊合成的種種『意識』作用，任一秒鐘，任一剎那，前後比較，斷斷不會

09 陳家謨，〈『新』〉，《新潮》1卷1號，1919年1月，頁35。

10 文中甚至以「這個『新』究竟是什麼？若解的不明明白白，我們這本《新潮》，只配給看官抹桌子上毛坑」的重話，來說明他們新潮社必須給「新」一辭下定義的重要性。陳家謨，〈『新』〉，《新潮》1卷1號，1919年1月，頁35。

11 陳家謨，〈『新』〉，《新潮》1卷1號，1919年1月，頁35。

12 陳家謨，〈『新』〉，《新潮》1卷1號，1919年1月，頁35-38。

13 陳家謨，〈『新』〉，《新潮》1卷1號，1919年1月，頁39。

14 陳家謨，〈『新』〉，《新潮》1卷1號，1919年1月，頁39。

完全相同。那不同的所在，就是新」。¹⁵說明「新」這個概念，是無時無刻在變動的當下。他並發明瞭「泛新論」這個新名詞，來強調他站在心理學研究角度來闡述「新」這個概念時的立論。

最後，陳家謫用哲學研究的角度來談論「新」與「舊」。他在此先解釋哲學研究的方法：

我們講哲學的，對著甚麼東西，都要從根本上著想，尋出一個根本的解決，再由這根本的解決，下一個根本的定義。這是探討『究竟』的方法。¹⁶

陳家謫認為哲學研究的著眼重點擺在「究竟」，因此他從這個立場來切入探討「新」與「舊」，發現受到時間、空間及知識領域三個層面的限制，沒有什麼是絕對的「新」與「舊」。不過，可以透過一些機緣，去找尋當下最適合的方式。而這種「適應」的行為表現，從哲學研究的角度來看，即為「新」的真正定義。文末，陳家謫並直接以他透過哲學來研究「新」的角度，得出「『新』就是『適應』，『適應』就是『新』」的結論，作為此文中對於「新」一辭，定義上所下的最後註

15 陳家謫，〈『新』〉，《新潮》1卷1號，1919年1月，頁40。

16 陳家謫，〈『新』〉，《新潮》1卷1號，1919年1月，頁41。

腳。¹⁷

從陳家謫此文中，可看出他用哲學概念談論「新」這個主題時，為了替自己的看法找到夠強的立論點，且讓讀者能接受他的說法，他便藉由哲學上的思維模式，談「新」其實就是對於所處時空所發展出的一套適應方式，而他提出這個「適應」的行動，其實與「進化論」的觀點無異。

除陳家謫的文章，另一創始社員譚鳴謙，也在他所撰〈哲學對於科學宗教之關係論〉一文裡進化觀念，論及哲學、科學、宗教與進化間的關係。

譚鳴謙所撰〈哲學對於科學宗教之關係論〉一文，重點雖放在探討西方哲學、科學、宗教的體系發展，以及彼此之間的不同，不過文中特別提及科學與宗教這兩門學術發展到後來一定會有的衝突現象，但他稱「科學與宗教，雖難免衝突，然其衝突也，非互相偕馳，互不相容也，期間必有調和之融合之以保持文化進步之統一者」。¹⁸他並從這點切入，進一步闡釋哲學對於科學及宗教，有著調和的作用，更使科學及宗教這兩門

17 在這裡，陳家謫還舉了一些例子來證明他的論述正確。像是受時間流逝影響，「新青年馬上就會變做老青年」；受空間限制，「中國五十年前婦人用的花邊花裙，現時有許多外國貴女把他鑲在衣服上，當作『時妝』」；受智識學問所侷限，「鄉下的教館先生，天天教的都是『天地玄黃』一類的聖經，偶然看見地理教科書上說地是圓的、會動的，逢人便說他知道『新理』了」。陳家謫，〈『新』〉，《新潮》1卷1號，1919年1月，頁42-45。

18 譚鳴謙，〈哲學對於科學宗教之關係論〉，《新潮》1卷1號，頁63。

看似對立的學術體系能夠產生關聯。文中還稱這種哲學中帶有調和的色彩，使世界能持續進步，且能防止「科學宗教之兩相俏馳」。¹⁹ 我們從他以哲學角度讓自己立論有據的方式來看，同樣可知他對哲學這門學術的見解，深受進化論的影響。

而傅斯年由哲學論及「進化」的重要性，則是把著眼點放在人生觀上。在〈人生問題發端〉一文中，傅斯年以中國與西方各學術來談人生問題，但他從哲學研究的眼光來看，認為每個人都應有一套「屬於人生的哲學」。²⁰ 透過哲學觀念來解釋人生的定義。他認為真正的人生觀應該是「為公眾的福利，自由發展個人」，²¹ 而為什麼要謀公眾福利呢，他引了中國古代愚公移山的例子，說愚公移山是個為公眾謀取福利的最好範本，他本人的人生觀就是受愚公移山的啟發，而且他更說以「人類的進化，恰合了愚公的辦法。人類所以能據有現在的文化和福利，都因為從古以來的人類，不知不覺的慢慢移山上的石頭、土塊，人類不滅，因而慢慢平下去了」，²² 來強調謀求

19 譚鳴謙此文內並特有一個章節，來探討哲學如何在科學及宗教間作調和。譚鳴謙，〈哲學對於科學宗教之關係論〉，《新潮》1卷1號，1919年1月，頁63-69。

20 傅斯年並提到「人人都有他自己的哲學，上至大總統，下至叫化子，都有他的人生哲學」。見傅斯年，〈人生問題發端〉，《新潮》1卷1號，1919年1月，頁15。

21 傅斯年，〈人生問題發端〉，《新潮》1卷1號，1919年1月，頁16-17。

22 傅斯年，〈人生問題發端〉，《新潮》1卷1號，1919年1月，頁17。

公眾福利的人生哲學，符合「進化」的程式，才能讓社會越來越好。

除傅、譚兩人外，新潮社其他社員如羅家倫、康白情等人，他們在談到哲學問題時也曾引用此一論述。不過，他們談的比重就不如同社的陳家謨、傅斯年、譚鳴謙這樣多，僅在文章中以較少的篇幅帶過「進化」這個觀點，來加強自己的論述。²³ 還有一些在《新潮》所翻譯外國學者與哲學有關的作品，內文也都有「達爾文」、「進化論」等關鍵字，在介紹這些外國學者的哲學觀點的背後，也可以看見新潮社社員試圖將「進化」與時代必須性等理念相結合的企圖心。

（二）以西方新哲學理論來對照中國傳統學術的不科學

新潮社另一個想透過哲學想表達的理念，則是引進西方上的論點，來改變社會上仍根深蒂固的中國傳統學術思想。改變傳統學術的重要性何在？其實《新潮》雜誌在創刊之始就說的很清楚了：

夫學術原無所謂國別，更不以方土易其質性。今外中國於

23 像羅家倫談論新思潮要傳入中國時，站在進化的科學思維，中國是不可以抗拒的。羅家倫，〈今日之世界新潮〉，《新潮》1卷1號，1919年1月，頁23。而康白情則在談論有關民族氣質的問題時，引用「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說法，來探討中國思想及社會要改造以跟上時代的必須性。見康白情，〈論中國之民族氣質〉，《新潮》1卷2號，1919年2月，頁235-236。

世界思想潮流，直不啻自絕於人世。既不於現在有所不滿，自不能於未來者努力獲求。長此已循，何時達旦。尋其所由，皆緣不辨西土文化之美隆如彼，又不察今日中國學術之枯槁如此；於人於己兩無所知，因而不自覺其形穢。同人等以為國人所宜最先知者有四事：第一、今日世界文化至於若何階級？第二、現在思潮本何趨向而行？第三、中國情狀去現代思潮遠闊度如何？第四、何方學術納中國於思潮之軌？持此四者刻刻在心，然後可雲對於本國學術之地位有自覺心，然後可以漸漸導引此「塊然獨存」之中國同浴於是人文化之流也。²⁴

從這段引文裡，可知新潮社社員們，之所以把改變既有的學術定見當作首要任務，在於擔心死守中國傳統學術思維，會被排斥在即將來到的世界潮流之外。所以，他們的雜誌才會積極的以介紹各家學術為主要內容，來打破傳統思維模式的迷思。

而如何證明西方現代學術優於中國傳統學術？他們採取了引西方哲學觀，對照中國傳統學術的模式。箇中原因，筆者認為這可能跟社員們本身所學有關。因為在新潮社的社員中，絕大多數是來自於北大文本科的學生，他們對這方面的學術領域較為熟悉。所以，用他們所學或擅長的學術內容，去說服讀者跳脫傳統學術思維的框架，對社員們來說似乎是一個較可行的

24 傅斯年，〈新潮發刊旨趣書〉，《新潮》1卷1號，1919年1月，頁1-2。

方式。而運用這種方式，或許更能說明為何西方學術，比中國學術要來的科學化。又因康白情在《新潮》上發表過較多相關的文章，所以這個部分，筆者以他的言論為例子。

在《新潮》1卷4號上，康白情發表了〈太極圖與Phallicism〉一文，針對當時在中國社會頗流行的道家太極圖理論，作出了一番批判。他於文中首先提到：

近來我讀了幾部論宗教的書，知道人間有一種崇拜叫做Phallicism。細玩他的意味，默察我國類似此種的崇拜，喚起舊日所續的觀念，我才頓然開悟，以為『太極圖』是一種Phallic emblem，而『太極圖』崇拜，就是我國古代的Phallic worship。²⁵

康白情直接了當說出他的看法：他認為太極圖理論基本上就是一種「生殖器崇拜」（Phallicism）的心理。文中並以西方新的哲學觀點，說明一種學說的成立，必須「要備具明白的解說，分析的思想，條貫的理論」，²⁶而這三條主旨，明顯就是科學化的研究方式。同文中並說道家發展出來的太極圖「在這三樣之內，一無所有所以根本不能認為他哲理。就說他含的

25 康白情，〈太極圖與Phallicism〉，《新潮》1卷4號，1919年4月，頁675。

26 康白情，〈太極圖與Phallicism〉，《新潮》1卷4號，1919年4月，頁681。

有哲理，他含在骨子裡的哲理，至多也不過是一種『曖昧的二元論』。『曖昧的二元論』，在哲學上也還是沒有位置」，藉此反推出道家太極圖學說的不足取。²⁷

康白情的文章，可證明新潮社是把西方哲學觀點，當作批判中國傳統學說的主要工具，且這更是新潮社在立論時的一大基礎。這用意在於：藉這種論述模式，證明西方哲學的科學性遠大於中國的學術。因此，「五四」以前的新潮社社員，他們就在《新潮》雜誌中藉由發表跟哲學觀念的文章，來挑戰中國當時的傳統學說，而此種方式更與新文化運動相接軌。像康白情在這篇文章外，他也曾藉由西方哲學發展中出現的「思想律」研究，從中找出一套適合讓社會能進步的邏輯通則，並且由此來改造現有的思想。²⁸

除康白情外，這時期諸如徐彥之介紹羅素（B.A.W Russell，1872-1970）邏輯學及哲學上的觀點、²⁹汪敬熙對於皮爾士布利（Pillsbury）「推理心理學」及杜威（John Dewey，1859-

1952）「行為主義」的介紹與分析、³⁰傅斯年對於「形式邏輯」的介紹、³¹張崧年探討哲學與數學間的關係、³²何思源針對西方近代思潮的介紹、³³及吳康對於黑格爾（G.W.F Hegal，1770-1831）思想理論的翻譯介紹等，³⁴都帶有這類藉西方哲學中的科學性，來反證中國學術的不科學的意涵。

二、對科學的定義與用科學方式的學術探討

何謂科學？若從「五四」前，新潮社社員發表以科學為主題的文章來看，對於科學的定義，其界定的「科學」內容，範圍是在物理學、生物學、乃至於數學這類的自然科學類學科。也就是說，這是他們對於科學的定義。

以譚鳴謙為例，他是新潮社社員中最早談論科學問題的人。1918年4月27日至5月18日，他於《北京大學日刊》上發表〈哲學對於科學宗教之關係論〉一文，他並把此文轉載到

27 康白情，〈太極圖與 Phallcism〉，《新潮》1卷4號，1919年4月，頁681。

28 康白情認為「惟吾人總宜以近世思想，近世邏輯為未足，而思有改造之。而改造邏輯，尤為改造思想之先河」，點出思想改造的必須性。並說「舉已死之『思想律』而難之，不過是改造思想改造邏輯發端之一傾向而已」，來說明他研究西方古典哲學裡「思想律」的原因，是為了點出改造思想的重要性。見康白情，〈難『思想律』〉，《新潮》1卷3號，1919年3月，頁376-377。

29 徐彥之，〈哲學問題〉，《新潮》1卷4號，1919年4月，頁645-659。

30 徐彥之，〈邏輯者哲學之精〉，《新潮》1卷1號，1919年4月，頁75-90。

31 汪敬熙，〈什麼是思想〉，《新潮》1卷4號，1919年4月，頁557-574。

32 傅斯年，〈失勒的形式邏輯〉，《新潮》，1卷3號，1919年3月，頁542-546。

33 何思源，〈思想之真意〉，《新潮》1卷4號，1919年4月，頁633-636。

34 赫克爾著、吳康譯，〈真理（宇宙之謎第一章）〉，《新潮》1卷5號，1919年5月，頁897-911。

隔年《新潮》雜誌1卷1號上。此文主題是泛論西方的科學、宗教及哲學這三大學述體系的介紹與發展過程。其中，針對科學，譚鳴謙在文章開頭就將這門學術的研究方法，下了這樣的註腳：

科學者，以智力為標準，理性為權衡。彼對諸宇宙現象，靡論自然界、精神界假訴諸理性。而智力所弗克判斷者，罔不斥為妄誕不稽。故謂人之智力若日光，而理性如利劍。日光洞燭事物之真相，利劍則逞其寒芒之鋒。截斷糾紛，剖析纖毫，不容錙銖有所爽忒。故科學以便明瞭為重，激玲瓏為主。³⁵

譚鳴謙認為科學的研究重心是以理性為出發點，而他在文中並進一步的以生物學、物理這些學科的研究方式，歸納出科學必具有「分析」、「意識」、「靜止」及「必然」這四種性質。³⁶而此文的重心，雖不是侷限於科學，但譚鳴謙藉由他所

35 譚鳴謙，〈哲學對於科學宗教之關係論〉，《新潮》1卷1號，1919年1月，頁45。

36 譚鳴謙並針對此四項性質，分別作了詳細解釋，指出「科學以研究現象而發見其規律為主旨……，欲發見其共通之點，先必分解其要素」（分析）、「科學所以分解事物而辨別其性質，故其考察現象也，必務求達最明瞭之程度。然所謂最明瞭者，即最有意識者耳」（意識）、「科學之種類雖多，研究方法雖不一，而就其根本不過以極少數之論理法則為基礎。科學者，不能於此少數論理法則外，越出雷池一步。否則必陷入妄想，流為幻覺。……故所研究之對象縱無窮極，而吾人精神之根本範疇，不過極少數一定之論理法則，故謂科學靜止者耳」（靜止）、「科學所以認識現象，然所謂認識現象者，即審知事物因果關繫之謂也。凡

整理出科學帶有的四種性質，於文末特別引申，提到若單單重視宗教，那「世界將陷入妄想迷信，而無著實堅固之行為」，並指出科學研究對於世界進步，是不可或缺的一項學術。³⁷

譚鳴謙探討科學，是以大方向來作討論。雖說他是以探討科學的學術本質為重心，然而他也提到，世界之所以能進步，倚靠的是科學的方法。這也是其他新潮社社員把這方面科學的定義，限於自然學科的關鍵（因為自然學科的研究方式是最科學的）。所以，在這個大的框架下，有社員甚至還因此使用「類似」科學的研究方法，來探討他們想要闡述的主題。如吳康的類科學討論方式，即是最好的範例。

吳康在《新潮》雜誌上探討中國當時的道德問題時，他說當時中國傳統道德標準以孝道、家族制度為依歸，是不符合時代趨勢的。所以，他特別作出兩種數學公式，來論證他的觀點（見圖5-1、5-2），並以零套入他所創的數學公式，推出一個結論：孝道跟傳統家族制度並不是真正的道德，而且孝道也不可能永遠存在。³⁸藉由此種類似科學的方法，他推出這種傳統

有因無果，有果無因……皆為科學智識所急於擯棄而莫肯採納者也。……故由科學家之眼光觀之，世界萬物無所謂有偶然」（必然）這四個性質的詳細內涵。譚鳴謙，〈哲學對於科學宗教之關係論〉，《新潮》1卷1號，1919年1月，頁52-55。

37 譚鳴謙，〈哲學對於科學宗教之關係論〉，《新潮》1卷1號，1919年1月，頁70-71。

38 吳康，〈論吾國今日之道德根本問題〉，《新潮》1卷2號，1919年2月，頁332。

道德觀不符時代潮流的結論，來強調新道德觀的重要性。

圖 5-1：吳康的「道德與生活之公式計算」圖

設道德 = x 生活 = y 一定不易之道（常數） = M
 則 $x \propto y$ ，即 $x = My$
 \therefore （道德） \propto （生活）
 即（道德） = （一定不易之道），（生活） = （生活一定不易之道）

圖 5-2：吳康的「家族制度與孝道公式計算」圖

設孝道 = x 家族制度 = y 一定不易之道 = M
 則 $x \propto y$ ，即 $x = My$
 \therefore （孝道） \propto （家族制度）
 即（孝道） = （一定不易之道），（家族制度） = （一定不易之道家族制度）

資料來源：吳康，〈論吾國今日之道德根本問題〉，《新潮》1卷2號，1919年2月。

另外，康白情則是以人類學、生物學、統計學、地質學等各種較為有系統的科學研究方式，來深度分析中國的民族性，他並藉由他所用的各學科研究方法，得到中國各民族本身與西方人士相比並不差，但卻因為「心性」出了問題，而讓中國成了落後的國家，並在文末得出改造心性，讓中國能變強的具體結論。³⁹張崧年也藉由導入數學的公式，來談論西方哲學思想的發展，及西方各項學術發展越分越細的趨勢，並對此種發展

39 康白情，〈論中國之民族氣質〉，《新潮》1卷2號，1919年2月，頁197-244。

頗為認同，說這「不外乎簡繁相濟的原理」。⁴⁰此外，毛子水更曾在談論中國傳統學問（即國學）時，一方面批評中國當時舊派人士一味崇古的現象，更用已成西方從事學術研究必備的科學方法，來說國學必須用「科學的精神」來研究，如此才符合時代潮流。他們發表過的文章裡，借用了一些科學上的研究方法，來藉此導出他們想要闡述的觀念。⁴¹

雖說這些社員的文章，討論內容大多不同。但他們的文章，都帶有一種藉由科學研究方式，來打破中國傳統思想的色彩。這種色彩，也正好與新文化運動中「破」的精神層面相接軌。⁴²

第二節 科學精神與文學革命

新潮社對文學革命的支持，也基於他們把科學精神當作前提。筆者認為，他們支持文學革命，是因為他們認定了胡適、

40 張崧年並說「近來講學，既要極約，又要極博。越專門的很了，越分別部類的多了，越見綜合會通的必要」，藉以指出學術間互通的必要性。見張崧年，〈礫廠掇拾——數之哲理〉，《新潮》1卷4號，頁643。

41 毛子水，〈國故和科學的精神〉，《新潮》1卷5號，1919年5月，頁731-743。

42 王汎森，〈思潮與社會條件——新文化運動中的兩個例子〉，《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頁341。

陳獨秀提出的文學革命，其本質是具有絕對的科學精神。⁴³而這種論點是被新潮社社員所認同的，並且更用自己的看法，增加文學革命的科學內涵。促使新潮社談論文學革命議題時，必將科學精神放於其中，使科學精神成為文學革命中不可或缺的內涵。⁴⁴

文學革命又該如何科學化？筆者認為，新潮社在這個部分，是試圖透過轉寫當時西方在人文思潮上的主流論述，來談中國文學革命應符合具體科學精神。⁴⁵只是，他們在轉寫西方思潮的過程上，會有錯解的情況出現。而因為這種錯解，而造成他們談文學革命時，認為必須要有科學精神。筆者也認為此是一有趣的現象。在此，將針對新潮社當時文學革命科學化的討論內容，以及對於科學精神的理解，分為以下幾個部分加以

43 這種絕對的科學精神，背後其實帶有一種現代性的意涵，而這部分可參見李朝津先生的研究。李朝津，〈胡適留學思想之形成〉，載於呂芳上、張哲郎主編，《五四運動八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1999年），頁416-421。

44 此種集體意識的表現，並有點類似於王曉明先生論中國19世紀20世紀之間，中國知識份子對於中國未來朝全球化、世界化的一種想像。王曉明，〈半張臉的肖像〉，《半張臉——中國的新意識形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33-42。

45 筆者在此借用劉禾的「互譯性」觀點。劉禾指出，19至20世紀初的中國知識份子，為了能將中國融入世界之中，會藉翻譯西方文字與中國語詞畫上等號的互譯手法，來達到對自身或歐美文化的瞭解。而科學精神之所以在當時被突顯，筆者認為就是在這個轉寫過程下的產物。劉禾，《語際書寫——現代思想史寫作批判綱要》（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9年），頁24-25。

敘述。

一、社員在文學創作上呈現的科學精神意象

提倡文學革命的人，既已花許多談論如何改革，他們同時也須實地著手新的文學創作，製造出一個範本，為中國的新文學找到路。畢竟，空有理論而無實績，很難增加一般民眾對於文學革命的認同度。在「五四」以前，新潮社的社員也花了很大的心力從事新的文學創作。《新潮》雜誌上有關文學創作的篇幅，就佔有當大的比重。藉由其創作種類，分成小說、詩、翻譯文學三類製成表格（見表5-3），筆者認為，其創作方式是符合了他們所提的科學精神，並在下面就這幾類的創作分別介紹。

表 5-3：「五四」以前新潮社社員的文學創作

類別	作者	名稱	刊登時間	刊登處	備註
小說	汪敬熙	〈雪夜〉	1919年1月	《新潮》1卷1號	
	汪敬熙	〈誰使為之？〉	1919年1月	《新潮》1卷1號	
	汪敬熙	〈一個勤學的學生〉	1919年2月	《新潮》1卷2號	
	汪敬熙	〈一課〉	1919年2月	《新潮》1卷2號	
	楊振聲	〈漁家〉	1919年3月	《新潮》1卷3號	
	羅家倫	〈是愛情還是苦痛？〉	1919年3月	《新潮》1卷3號	
	葉紹鈞	〈這也是一個人！〉	1919年3月	《新潮》1卷3號	

類別	作者	名稱	刊登時間	刊登處	備註
	成平	〈吾友〉	1919年4月4日	《晨報》	
	楊振聲	〈一個兵的家〉	1919年4月	《新潮》1卷4號	
	俞平伯	〈花匠〉	1919年4月	《新潮》1卷4號	
	葉紹鈞	〈春遊〉	1919年5月	《新潮》1卷5號	
詩	葉紹鈞	〈春雨〉	1919年2月	《新潮》1卷2號	
	羅家倫	〈『雪』〉	1919年2月	《新潮》1卷2號	
	顧頡剛	〈悼亡妻〉	1919年2月	《新潮》1卷2號	
	俞平伯	〈冬夜之公園〉	1919年2月	《新潮》1卷2號	
	傅斯年	〈深秋永定門上晚景〉	1919年2月	《新潮》1卷2號	
	康白情	〈雪後〉	1919年3月	《新潮》1卷3號	
	康白情	〈棒子麵〉	1919年3月	《新潮》1卷3號	
	康白情	〈先生與聽差〉	1919年3月	《新潮》1卷3號	
	羅家倫	〈『除夕』入香山〉	1919年3月	《新潮》1卷3號	
	傅斯年	〈老頭子與小孩子〉	1919年3月	《新潮》1卷3號	
	康白情	〈牛〉	1919年4月	《新潮》1卷4號	
	俞平伯	〈春水船〉	1919年4月	《新潮》1卷4號	
	康白情	〈風裏的蜘蛛〉	1919年4月	《新潮》1卷4號	
	康白情	〈夢境〉	1919年4月	《新潮》1卷4號	
	顧頡剛	〈雜詩兩首〉	1919年4月	《新潮》1卷4號	
	顧頡剛	〈山中〉	1919年4月	《新潮》1卷4號	
	周作人	〈背槍的人〉	1919年5月	《新潮》1卷5號	
	周作人	〈京奉車中〉	1919年5月	《新潮》1卷5號	
	傅斯年	〈前倨後恭〉	1919年5月	《新潮》1卷5號	
	傅斯年	〈咱們一夥兒〉	1919年5月	《新潮》1卷5號	
	康白情	〈雞鳴〉	1919年5月	《新潮》1卷5號	
	康白情	〈車行郊外〉	1919年5月	《新潮》1卷5號	

類別	作者	名稱	刊登時間	刊登處	備註
翻譯文學	潘家洵	〈扇誤〉	1919年3月	《新潮》1卷3號	譯英國 Oscar Wilde 著作
	潘家洵	〈羣鬼〉	1919年5月	《新潮》1卷5號	譯易卜生之著作

資料來源：《新潮》1卷1號—1卷5號，1919年1月—1919年5月

在小說創作上，新潮社社員的小說，其取材都以社會中下層人物作主角，而描述的情景都為現實生活中週遭的事物。而這種小說內容，代表新潮社社員的創作模式，已完全效法西方寫實主義的精神。像社員們從第一篇刊載出的小說〈雪夜〉開始，至「五四」前最後一篇小說「春遊」止，他們設定的主角，沒有才子佳人、或英雄鬼怪之類和一般民眾生活脫節的人物。故事中的主角多為普通人，甚至是生計困難的人，故事發展也跟他們的日常生活有關。而這些角色日常生活上所遭遇到的事，成為了故事主軸。

而在小說情節的安排上，社員也多會讓這些主角遇到跟不好的遭遇，甚至讓故事以悲劇收場（故事中主角的遭遇，也是現實人生中相同的社會制度問題）。藉由這種情節安排，將批判現實社會不合理制度的意涵隱喻其中，並能使一般民眾在閱讀時能產生共鳴。

至於小說採用的文體，則全用白話來作小說。甚至小說中角色的對話，還出現如「他們不出來有得喫麼」、⁴⁶「對我嘻嘻一陣冷笑」、⁴⁷「還把手杖拿來打我爹爹呢」⁴⁸這類說話時的語氣，他們都毫不修飾的讓這種語氣成為一種具像化的字句。代表了新潮社社員在文學創作上，完全運用了白話文來響應文學革命的中心思維。

而詩的創作上，更堪稱新潮社社員響應文學革命的代表。在《新潮》雜誌中，從1卷2號以後開放了欄位元來刊詩的作品。所刊出的詩，除了完全是用白話文來作詩外，他們的創作也沒有對仗、沒有押韻、沒有格式限制。其內容更是無所不包，甚至連食物都可以一篇有趣的詩。⁴⁹另外，一如他們在小說上的創作方法，白話詩中的淺白文字也相當的多。甚在詩中出現「『啞！啞！啞』，對對的歸鳴，相和相答」、⁵⁰「我本願人『賣劍賣牛，賣刀賣犢』」⁵¹這類表鳥獸叫聲或是人大聲喊話的內容，更是挑戰創作傳統詩慣用方式的極限。

在翻譯文學上，社員潘家洵先後翻了王爾德（Oscar Wilde，

46 楊振聲，〈一個兵的家〉，《新潮》1卷4號，1919年4月，頁583-585。

47 俞平伯，〈花匠〉，《新潮》1卷4號，1919年4月，頁590。

48 葉紹鈞，〈春遊〉，《新潮》1卷5號，1919年5月，頁879-880。

49 康白情，〈棒子麵〉，《新潮》1卷3號，1919年3月，頁447-448。

50 俞平伯，〈冬夜之公園〉，《新潮》1卷2號，1919年2月，頁283。

51 周作人，〈背槍的人〉，《新潮》1卷5號，1919年5月，頁783。

1854-1900)的〈扇誤〉跟易卜生的〈羣鬼〉兩篇劇本。這兩個劇作，主題跟西方女性地位都有關，也可拿來跟中國社會結構中的婦女地位作對比。而潘家洵的翻譯，把這些著名的劇本用淺白的白話文譯出，更方便了讀者的閱讀。魯迅讀後並稱讚潘家洵的白話翻譯劇本，還拿他翻的〈扇誤〉，跟另一篇宋春舫在《新潮》中以文言翻譯劇作〈推霞〉對照，說「扇誤譯的很好，推霞實在不敢恭維」。⁵²可知他的翻譯，魯迅給了很高的評價。

二、文學理念討論中所呈現的科學方法

在文學革命的口號出現後，支持者最關心的一項議題，就是如何建立一個得以取代傳統的新文學體系。為了想出新的文學架構，諸如文學體裁、標點符號、乃至書寫文字的變化，期間都成為這些人士所談論的焦點。而支持文學革命的新潮社，自然沒有錯過這方面的討論。「五四」以前，新潮社社員已想了很多有別於傳統的新文學型態。基於新潮社社員，本身已把文學本質分為「外發」跟「內涵」兩層，⁵³所以，筆者也將他們提出的文學改革內容，分為外在跟內在兩種層面來加以說明。

52 魯迅，〈對於新潮一部分的意見〉，《新潮》1卷5號，頁945。

53 筆者在這套用了傅斯年的說法。傅斯年，〈隨感錄〉，《新潮》1卷5號，1919年5月，頁924。

（一）文學創作的的方法與規格討論

討論創作的形式或規格，是新潮社在文學本質上所認定的外發層面。舉凡撰寫體裁、章節分段規範、標點符號、書寫所採用的文字等，都屬於這類外在層面規範的範疇。這些規範在形成一篇文章上，都屬必備的條件。然提倡文學革命的人士，不滿於傳統中國撰寫文章時遵循的規範，因而提出新的看法。新潮社社員也認同這種觀念，所以在《新潮》雜誌中，很多社員都探討了有關文學形制的變革，並提出他們的看法。我們從這些討論中，更可看出他們思維是本於科學精神。其中，傅斯年的言論便是個最好的例子。

傅斯年很早就發現文學形制變革對文學革命的重要性。早在新潮社尚未創立前，1918年他就在《新青年》上發表了如、等文，對於跟中國文學相關的形制改革，提出自己的見解。所以在新潮社成立前，他對文學形制的改革已經有了初步的構想。順著這個脈絡，傅斯年在新潮社成立後便提出了三個更具體的內容。

首先，他提出了文學口語化的概念。文學口語化，即為胡適八不主義中「不用典」、「不用對仗」、「不避俗字俗語」三條的衍伸。傅斯年深覺此是文學改革的重心。他稱由於中國文學創作的文言跟白話分離長達兩千年，造成「文言越趨越

晦，白話越變越壞，到了現在，真成了退化的語言」，⁵⁴以此突顯出當時白話文學的窘況。因此，他談論中國散文創作時，提出「留心說話」的想法，⁵⁵作為散文創作改革的主要方式。所謂的留心說話，即撰寫文章時，須跟日常生活用語一致，才能寫出流利的白話文。他並覺得書寫跟口語一致，是影響思想改革成功與否的關鍵。⁵⁶1卷5號的《新潮》裡，傅斯年便引用《每週評論》11期裡所刊載「文學革命上，文學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的話，⁵⁷說：

中國人在進化的賽場上太落後了，我們不得不著急，大家快快的再跳上一步——從白話文學的介殼，跳到白話文學的內心，用白話文學的內心，造就那個未來的真中華民國。白話文學的介殼，就是那些『什麼』、『那個』、『月亮』、『太陽』的字眼兒，連在一起的，就是口裡的話寫在紙上的。這個前途定然發展的很寬，成功的很速。⁵⁸

54 傅斯年，〈怎樣作白話文？〉，《新潮》1卷2號，1919年2月，頁171-174。

55 傅斯年，〈怎樣作白話文？〉，《新潮》1卷2號，1919年2月，頁174-175。

56 在1卷4號《新潮》裡傅斯年與顧頡剛的通信中，傅斯年便隱約有這個觀點的出現。他認為「思想不是憑空可以改造的，文學就是改造他的利器」。傅斯年，〈通信〉，《新潮》1卷4號，1919年4月，頁709。

57 周作人，〈思想革命〉，《每週評論》11期，1919年3月2日，第3版，【社論】。

58 傅斯年，〈白話文學與心理的改革〉，《新潮》1卷5號，1919年5月，

在這段文字中，除反映了傅斯年對於文學創作口語化的重視外，更從他把進化論和語白話文學畫上等號的立場，瞭解到他們把改革文學形制作為落實科學精神的一個基礎。而文學創作口語化的呼籲，是他對於文學形制改革所提出的一項主張。

其次，傅斯年注意到文法的重要性，並認為文法應仿效西方。他覺得中國傳統文章著作，最大的毛病在於「面積惟求鋪張，深度卻非常淺薄」，造成一篇文章「只多單句，很少複句：層次極深，一本多枝的句調，尤其沒有了」的現象。⁵⁹ 會產生這種問題，其原因「不特是思想上的分別，就句法的構造而論，其深淺已不同了」。⁶⁰ 所以，他覺得若文章結構及句子的文法能效法西方那種，至少有別於中國傳統文學的單調，並增加白話文學的可看性。他並認為理想的白話文境界，文章中應同時具備邏輯、哲學、美術這三要素，⁶¹ 而當時西方文學都已具備這三種要件，他對此還大膽推測「十年以後，定有歐化的國語文學」。⁶² 在 1 卷 5 號的《新潮》中，他更以《新青年》

頁 914。

59 傅斯年，〈怎樣作白話文？〉，《新潮》1 卷 2 號，1919 年 2 月，頁 179。

60 傅斯年，〈怎樣作白話文？〉，《新潮》1 卷 2 號，1919 年 2 月，頁 179。

61 傅斯年，〈怎樣作白話文？〉，《新潮》1 卷 2 號，1919 年 2 月，頁 181。

62 傅斯年，〈怎樣作白話文？〉，《新潮》1 卷 2 號，1919 年 2 月，頁 183。

中魯迅跟唐俟的作品為範本，稱讚他們的寫作方式已跳脫中國傳統，以此點出中國文學創作上效法西方的重要性。⁶³

最後，傅斯年認為表達意思的文字元號須改革。關於文字元號的相關討論，當時有一派的人認為是中國文學體制改革的一項重點。因此，在文學革命口號一出後，1917 至 1918 年的《新青年》上已陸續有人提出看法。傅斯年對於這個議題自然是很關注的。下列這段話反映了他對於文字元號革新的重視程度：

中國知識普及的障礙物多的很；但是最禍害的只有兩條：第一是死人的話給活人用，第二是初民笨重的文字，保持在現代社會的生活裡。⁶⁴

這兩個「障礙物」中，第一個即為提倡白話文學的知識份子，他們最反對的文言文體裁。傅斯年把文字元號改革的重要程度與之並列，反證了他對文字元號改革的重視。他針對文字改革所持的態度，則認為表意的漢字應根本廢除，他在《新潮》1 卷 3 號中發表的〈漢字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談〉一文裡，就說不論語言或文字，其實都是表達自己思想的一種器具，既然

63 傅斯年，〈隨感錄〉，《新潮》1 卷 5 號，1919 年 5 月，頁 925。

64 傅斯年，〈漢字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談〉，《新潮》1 卷 3 號，1919 年 3 月，頁 391。

「都是器具，所以都要求個方便」。而且把西方跟中國文字的優劣作了鮮明對比，說「中國字的難學，世界上獨一無二。……歐文字數雖多，字母僅有二十六個（除斯拉夫各族文字）。只要認會這二十六字母，學明白發音，便可免去記憶音讀的困難」。他甚至以「中國文字尤其有缺點的地方，就是野蠻根性太深了。造字的時代，原是個極野蠻的時代，造出的文字，豈有不野蠻之理」的語氣，形容漢字是落伍且毫無可取的文字。可見當時傅斯年對漢字廢除的立場是非常堅決且激進的。所以，他當時認為中國語言未來該如何以書寫表達，應該跟西方一樣全盤採用拼音文字。並從字母、字音、文字結構、新拼音文字的文法、新拼音文字和原有漢字對照五個角度，來論未來中國拼音文字的架構。⁶⁵礙於能力有限，筆者在此雖無法一一加以分析，但仍可看出傅斯年試圖以拼音文字全面取代漢字，並以設好一套規模宏大的架構。同時透過文字，我們也可得知傅在同為提倡文字符號改革的人士中，他當時立場算是相當激進的。

以上三項，是傅斯年對於文學形制改革的看法，同時也可當作新潮社對新文學外在架構的總體意見。因為除廢除漢字一項是傅斯年的個人看法外，其他兩項都有別的新潮社社員提出類似觀點。像羅家倫，他曾拿中西文學架構相比來論何謂

65 傅斯年，〈漢字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談〉，《新潮》1卷3號，1919年3月，頁392-408。

文學時，得到的西方文學「真」而中國文學「假」的結論，⁶⁶及後來他跟胡先驌打筆戰時所說「我們人生日日所用都是白話，……所以用白話來作文學，格外親切，格外可以表現得出，批評得真」的論調，⁶⁷跟傅斯年文學口語化和文法仿效西方的主張不謀而合。

如陳達材，他寫〈文學之性質〉一文時說「文學者，所以宣示己意，而喻於人之普通符號也」，⁶⁸因此一個符合時代的文學，必須能「使作者完全表達其思想而無遺漏，閱者完全領略其思想而無誤會」、「使作者之思想，普傳於多數人，不可限於少數人」、「使作者以最少之勞力，發表其思想」、「當使人生一種自然有利的興趣，不可使人生一種矯揉的有害的興趣」，⁶⁹而這四個要素也與上述傅斯年的看法相近。

其他如葉聖陶論作文時所說的「力避艱古，求近口說」、⁷⁰毛子水在談國故學時連帶提及的「『文』的功用就是達意思帶

66 羅家倫，〈什麼是文學？〉，《新潮》1卷2號，1919年2月，頁194-195。

67 羅家倫，〈駁胡先驌君的中國文學改良論〉，《新潮》1卷5號，1919年5月，頁761。

68 陳達材，〈文學之性質〉，《新潮》1卷4號，1919年4月，頁637。

69 陳達材，〈文學之性質〉，《新潮》1卷4號，1919年4月，頁637-639。

70 葉紹鈞、王鍾麒，〈對於小學教授作文之意見〉，《新潮》1卷1號，1919年1月，頁95。

語言」。⁷¹等說法，其實跟傅斯年在改革文學形制上的觀點都是一致的。

（二）西方新興文學風格的引進

而文章所表現出的風格，則是新潮社想要藉此對應科學精神的另一討論重點，此亦為新潮社討論文學理念的內在層面。其實這個部分的重要性更甚於外在體制的轉變，如開文學革命先聲的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上甚至以「靈魂」來形容文學內在精神的重要。⁷²新潮社社員自然很重視這個議題。而且，他們似乎有找到一個明確方向，作為其新文學精神上的倚靠。他們認定的方案，是當時西方文藝主流之一的寫實主義（Realism，亦稱作現實主義）。

關於寫實主義，它是 19 世紀中葉歐洲所興起的一股藝術創作風潮。這股風潮大約是在 1830 年代後期，因反對 18 世紀末形成，並成為 19 世紀思想主流的浪漫主義（Romanticism）而生。寫實主義的精神，其主張在於用現有物質跟真實為基礎從事藝術創作，而創作目的是為了反映或重現人生。這個流派發展之初多為理論，至 1849 年，法國油畫家庫爾貝（Gustave Courbet，1819-1877）畫了一幅以鄉村葬禮為主題的畫《奧爾

南的葬禮》（*The Burial of Ornans*），才開始讓表達日常生活，乃至描述中下層社會問題的文藝創作作品受到重視，並形成新的文藝創作趨勢。⁷³

寫實主義對 19 世紀西方文學創作上的影響更大。法國的巴爾札克（Honoré de Balzac，1799-1850）是第一個將寫實主義精神應用到文學上的知名作家。隨後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1821-1880）的代表作《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更赤裸裸的剖析當時法國的鄉村生活及問題。從法國開始，寫實主義的風潮開始向歐洲其他國家擴展。在英國，著名作家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薩克雷（William Make Thackeray，1811-1863）、艾略特（George Eliot，1819-1880）的創作已具備濃厚的寫實主義色彩，最後並影響了 1880 年代英國本土由季辛（George Gissing，1857-1903）等人領導的寫實主義運動。在俄國，則產生了托爾斯泰（Leo Tolstoy，1828-1910）、屠格涅夫（Ivan Turgenev，1818-1883）這兩位寫實主義巨擘。寫實主義在德、義產生的影響雖較小，然仍對霍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1862-1946）、威爾加（Giovanni Verga，1840-1922）這類著名文學家的創作起了一定的影響。而在一洋之隔的美國文壇，寫實主義產生的影響也很大，出現了豪威爾斯（Dean Howells，1837-1920）、

71 毛子水，〈國故和科學的精神〉，《新潮》1 卷 5 號，1919 年 5 月，頁 740。

72 胡適，〈文學改良芻議〉，《新青年》2 卷 5 號，1917 年 1 月，頁 1-2。

73 Linda Nochlin 著、刁筱華譯，《寫實主義》（台北：遠流出版社，1998 年），頁 3-6。

詹姆士（Henry James，1843-1916）支持寫實主義精神的人文。⁷⁴

在寫實主義的精神廣泛被運用到文學作品上後，浪漫主義、寫實主義、和同樣是對浪漫主義的反動而產生的自然主義（Naturalism），成為了歐美文學 19 世紀鼎足而三的思潮。其中，寫實主義跟自然主義的創作，到了 20 世紀初期仍為歐美的主流，並逐漸傳入中國。在新文化運動期間，寫實主義的作品風格，很受新派人士的重視。像是《新青年》在 1918 年 5 月作專題介紹的著名劇作家易卜生（Henrik Ibsen，1828-1906），他本人即是挪威的寫實主義代表人物。支持新文化運動的知識份子對易卜生的重視，間接反映出寫實主義對這些新派人士產生了很大的迴響。而寫實主義，最後更成為新潮社在「五四」以前提倡文學革命時，唯一認定符合科學精神的文學創作趨勢。

從《新潮》1 卷 1 號開始，就已有談論到寫實主義的創作精神，並把這種精神認定為中國文學改革上必備的元素。羅家倫〈今日中國之小說界〉中已明確提到「小說第一個責任是要改良社會，寫出『人類的天性』，……今日寫實主義 Realism 同自然主義 Naturalism 的小說，把古時荒誕主義

Romanism 的小說壓倒，也是人類的進化」，⁷⁵不但已提到寫實主義的內涵，更指出寫實主義會是未來文藝發展的必然趨勢。而傅斯年在 1 卷 2 號《新潮》中，也提到中國傳統文學是「不合人性，不近人情，缺少『人化』的文學」，⁷⁶並指出真正的文學和美術創作內容，其感情應「第一，宜取普及，不可限於少數人。第二，宜切合人生，不可徒作曠遠超脫之境」。⁷⁷不論是人化、普及還是切合人生，其精神均為西方寫實主義者所提倡的創作內涵。在這兩人之外，社員陳達材在 1 卷 4 號《新潮》發表的〈文學之性質〉一文裡，其談論文學的立場，更完全用寫實主義眼光來論文學優劣的。他說：

文學者，所以宣示己意而喻之人之普通符號也。人類之思想，不能離物質而傳達；言語則有資於聲浪，文學則有資於筆墨，……夫文學之效用，比之言語動作，雖時間較久，空間較廣，然由其為傳達思想之媒介一點觀之，殆無異致。由此言之，文學殆為思想傳遞之符號，除所載之思想外，最為無用之物。⁷⁸

74 有關寫實主義的背景及代表人物簡介，主要參考了光復書局所出版的《大美百科全書》，和維基百科對寫實主義的說明。光復書局大美百科全書編輯部編，《大美百科全書》（23）（台北：光復書局，1991年），頁176-177。維基百科的網址為：<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6%96%E9%A1%B5&variant=zh-tw>。

75 羅家倫，〈今日中國之小說界〉，《新潮》1 卷 1 號，1919 年 1 月，頁 112。

76 傅斯年，〈怎樣作白話文？〉，《新潮》1 卷 2 號，1919 年 2 月，頁 181。

77 傅斯年，〈中國文藝界之病根〉，《新潮》1 卷 2 號，1919 年 2 月，頁 344。

78 陳達材，〈文學之性質〉，《新潮》1 卷 4 號，1919 年 4 月，頁 637。

陳達材認為文學跟語言一樣，都是傳達思想的工具。他進一步指出既然要文學得以表達思想，就應該寫跟「現有物質」相關的內容。而這種現有物質，除了在型制上要改變那種拮据聱牙的傳統文言文外，內容更應要反映當代社會。所以他於文中才稱「古語有不能代表今日思想之病」，⁷⁹ 這個古語，這除了指文言文格式外，同時也是批判傳統文學的內容不能反映當下社會。而這種觀點，正和西方寫實主義對於傳統文藝的批判相同。而羅家倫在次期《新潮》上，所推崇的狄更斯、易卜生、托爾斯泰、屠格涅夫等西方作家，⁸⁰ 更是當時寫實主義作家的代表人物，其對於寫實主義露出的好感更是一覽無疑了。

然值得一提的，是新潮社社員雖普遍認定寫實主義文學，是將來中國文學改革的最好出路。可是他們對於寫實主義的認知，跟西方寫實主義有一個很大的不同點：就是西方寫實主義的緣起，除因反對浪漫主義外，同時也是對 18 世紀啟蒙運動（Enlightenment）、理性主義（Rationalism）的一種反動。18 世紀的啟蒙運動，造就了理性主義的盛行，支援理性主義的人都把科學當作是一切事務的唯一法則。但很多人不認同這種權威，而開始有了反對理性主義的論述。浪漫主義即是在這股風潮中崛起的。而在浪漫主義之後的寫實主義，他們雖然反對浪

漫主義以感性為主的論調，但並不代表寫實主義就等同於科學至上的理性主義。寫實主義者雖會運用科學和實際物質，卻不認為科學就是絕對無誤的真理。自然主義也不是全然以科學為主。⁸¹ 不過，傳入中國以後，當時新潮社的社員，似乎將寫實主義的精神轉化，使之成為一種「絕對科學化的寫實主義」。

像是傅斯年、羅家倫、陳達材、毛子水這些談論過文學改革的新潮社社員，他們對文學的內在精神，似乎把「科學至上」當作鑑定文學精神優劣的唯一標準。像羅家倫引繆勒（Max Miller, 1823-1900）所言「文學是表白思想的科學」；⁸² 毛子水把章太炎〈論略〉和胡適〈文學改良芻議〉兩篇談文學改革的文章比對，說若有人認同章太炎看法但反對胡適看法，則那個人「就可以說得沒有科學的精神」。⁸³ 從這些言論裡，都可發現他們在論文學時，都認為文學必須充滿科學思想。換言之，他們認為文學的內在精神要完全符合科學，如果沒有完全符合科學，那文學一點價值都沒有。所以，即便西方寫實主義原始的立論並不全然以科學至上，但到了當時的新潮社社員眼中，寫實主義的創作精神變成具備百分之百的科學內涵。羅家

79 陳達材，〈文學之性質〉，《新潮》1卷4號，1919年4月，頁640。

80 羅家倫，〈駁胡先驥君的中國文學改良論〉，《新潮》1卷5號，1919年5月，頁763。

81 盧卡奇（György Lucács）著、呂正惠譯，《現實主義論》（台北：雅典出版社，1988年），頁24-25。

82 羅家倫，〈什麼是文學？〉，《新潮》1卷2號，1919年2月，頁191。

83 毛子水，〈國故和科學的精神〉，《新潮》1卷5號，1919年5月，頁740。

倫即言達爾文、赫胥黎這些近代以科學方法從事研究的學者，他們在書寫時都是用流利的白話。⁸⁴ 又言托爾斯泰、狄更斯、屠格涅夫這些當時西方文壇大師級人物的文學創作，都是「白話文學」。⁸⁵ 然而，他推崇的西方知名文人和著作，全為寫實主義的文人。也就是說，他以白話文學為橋樑，將寫實主義的創作精神和科學巧妙串聯，把這兩者畫上等號。他的看法，也成了當時新潮社社員重新詮釋寫實主義時的有趣之處。

總之，談論文學改革的新潮社社員，認為文學內在層面的改革，應具有絕對的科學精神。而他們覺得唯有西方寫實主義的創作派別，是具備這種條件的。因此，他們發表文章時，除不時會引用寫實主義的觀點來論文學改革外，更在文章中會談到寫實主義的好處，和提及西方寫實主義的代表人物，藉此將寫實主義定位為中國文學改革上必須效法的一種流派。

小 結

經由本章的探討，可看出新潮社對於科學精神，是普遍將有系統、符合常理、且是內容新穎的、進步的事物，當作符合

84 羅家倫，〈駁胡先驥君的中國文學改良論〉，《新潮》1卷5號，1919年5月，頁764。

85 羅家倫，〈駁胡先驥君的中國文學改良論〉，《新潮》1卷5號，1919年5月，頁763。

科學精神的概括標準。所以，在這種新潮社認定的科學精神下，他們所談論的理念，也多帶有推廣這種精神的意味。

基於以上的標準，所以新潮社在討論學術時，他們會把其認知的科學精神作為理念，套用在他們談論學術的文章中。諸如介紹西方學術、學術交流、乃至用學術研究的方法闡明概念，內容都會導出有系統的作學問方法、符合常理的概念、和跟的上時代及等同進化的論述。而這種論述，都反映出新潮社對於這種科學精神的重視，並認為是他們理念中的必需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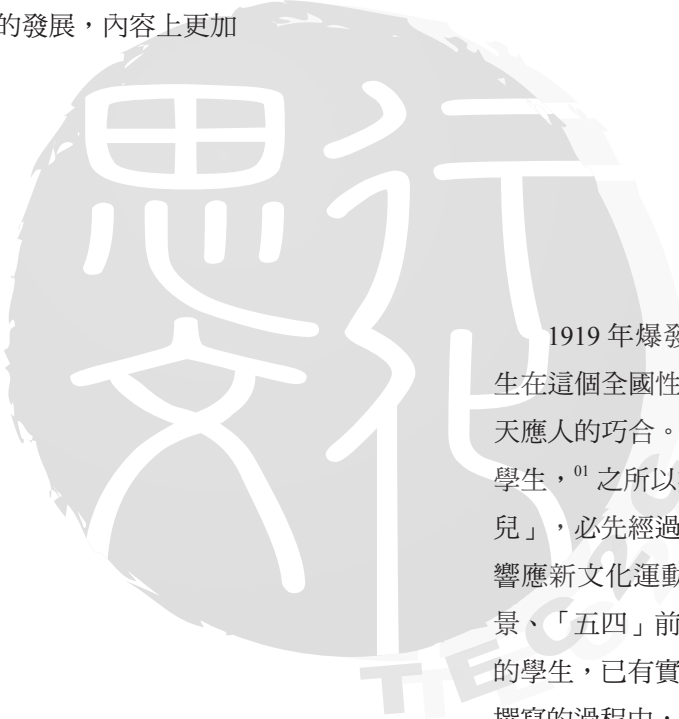
在文學革命上，新潮社所持的態度亦然。像新潮社為響應文學革命，嘗試了新文學創作，而他們試圖用白話作文學創作的原因，主要也是因他們認為白話文學，才符合時代所需，而文言文早就是與時代脫節的產物。這種認知，其實帶有用進化論解釋的內涵，而這也是他們所認定的科學精神。此外，新潮社更大力提倡用西方寫實主義來從事文學創作，因為那是最符合科學精神的一套文學理論。而他們對於寫實主義的重視，甚至還超過了同一時期的《新青年》。⁸⁶

86 這裡引用了安敏成（Martin Anderson）的研究。安敏成認為寫實主義在1917-1918年左右，被《新青年》編輯群引進中國，然最初包括引進該創作概念的《新青年》編輯群在內，寫實主義是不被重視的，要到1920年代以後，才有更多人開始響應，並用這類的創作方式來寫作。然從本文來看，可看出這時期新潮社已在大力提倡寫實主義。安敏成（Martin Anderson）著、姜濤譯，《現實主義的限制：革命時代的中國小說》（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30-37。

綜合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知道「五四」以前，新潮社在學術討論或文學革命上的見解，本質都帶有所謂的科學精神。而在這種探究科學精神的過程上，也漸發展出一套與《新青年》不同的見解，而這也使得新文化運動的發展，內容上更加多元。

第六章

結 論



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學生在當中扮演著主角。然學生在這個全國性運動中的核心地位，筆者認為，絕非是一種順天應人的巧合。特別是在五四事件中參與人數最多的北京大學學生，⁰¹之所以如此投入這場運動且可成為同時代中的「弄潮兒」，必先經過一種覺醒的階段。筆者從本文中，透過一個為響應新文化運動而成立的學生社團新潮社，其社團的成立背景、「五四」前的活動、及社團的主張，試圖證明「五四」前的學生，已有實際作為來累積其社會地位和影響力。而筆者在撰寫的過程中，也的確有了一些收穫。

01 這裡參考了周策縱的研究成果。周策縱曾做過一份統計，說五四事件有10所大學的學生參加，大學生在這場運動中的總人數共6111人，而其中北京大學的參與人數就高達2411人。周策縱，《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526-527。